

新聞——沒有句號

劉燮陽 著

新聞——沒有句號



人民日報出版社

新闻——没有句号

DA05/105
刘 夔 阳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闻 没有句号/刘燮阳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1997.2

ISBN7-80002-572-1

I. 新…

Ⅱ. 刘…

Ⅲ. 新闻写作—经验

Ⅳ. G21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第 24114 号

书 名：新闻 没有句号

著 者：刘燮阳

责任编辑：刘清逸

封面设计：王 华

出版者：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编：100733

发行者：新华书店

印刷者：北京怀柔中科印刷厂

字 数：215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8.5

印 数：12000

印 次：1997年5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7-80002-572-1/G·154

定 价：11.00元

G012.2

LXY

5

263



作者简介

刘燮阳，1929年生，江苏常州人。1949年参加革命。人民日报高级记者。

1949年中原大学毕业后，即开始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中南工人日报、工人日报担任驻地方记者站站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直在人民日报工作。

在从事新闻工作40多年的生涯里，长期奔波在煤炭、钢铁、铁路、电力等经济战线，采写和发表了大量的通讯、特写、杂文等，撰写出版了《记者采访技巧与写作》（上下集）、《新闻——就在你身边》等书，受到读者的喜爱。

代 序

我这本书起名：《新闻——没有句号》，包含两个涵义：一是指新闻事业。人的生命有限，新闻事业无限。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的生命有限，终久有一天要打句号；而新闻事业是永恒的，永远不会打句号。二是指新闻。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新闻主题要新，内容要新，语言要新。客观事物在不断发展，科学在不断进步。记者是时代的尖兵，采写新闻要不断学习新的知识，不断创新，不能停止，不能满足，也不能打句号。

我是1949年从事新闻工作的，干了47年的记者、编辑，如今已68岁。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早在1989年，我就该办离休手续，打句号了。由于主客观的各种原因，直到1995年6月，我才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退下来后，一颗热爱新闻事业的心没有变，我利用原有工作的基础和条件，发挥老记者的优势，写书、讲课、评报、写文章……一直没有打句号。

这本书，主要记录的是我退下一年多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也有少量前些年的工作生活片断，这些都是我不打句号的真实记载，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其它报刊上。我采用的形式是工作日记，真人真事，实话实说，有苦恼、有欢乐；有怨怒、有宽慰；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有教训……其中夹着有采访的过程，有范文，有评述……是一种自由体，也许不成为一种体裁。管它成不成体裁，世界上的文章从来都是形式服从内容，没有内容服从形式的，我就这么写了。

我写这本书主要目的是想把自己晚年工作生活记载下来。我

干了一辈子新闻工作，爬了一辈子的格子，没有什么成就，但毕竟留下了一点痕迹。前些年，我已写了三本书，这些都是我的心血，是我劳动的成果，我把它看得比金子还可贵。我一生一无所有，我有的仅仅是这一点财富。

当然，这些东西如果对年轻人，对我的同龄人，有一点启迪和帮助的话，那将是我最大的愉快。什么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不同的世界观有不同的追求。我认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是，用自己辛勤的劳动，获得丰硕的成果，这个成果又能得到社会 and 群众的承认。付出的劳动越多，取得的成果越多，得到社会 and 群众的承认越大，就更加幸福。

我已近古稀之年，头发斑白，腰酸背痛，每天还坚持用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书，应当说，付出的劳动够多的了，不管这本书能不能得到社会 and 群众的承认，我已经感到一种收获和幸福感了。回首47年，并未虚度年华，写了那么多的稿件，跑了那么多的地方……如今，把它记录下来，实际上成了我的部分回忆录。当我有一天，生命真要快打句号时，躺在病床上，翻开这些不成体裁的东西，也能聊以自慰。

一个人的成就，固然有自己的辛勤劳动，但也离不开别人的匠心。我这本书能够出版，我的文章能在报刊上刊登，得到了众多领导和群众的帮助，是集体的结晶。在这里我要衷心地感谢帮助过我的领导和朋友，谢谢你们从精神上、物质上给予我极大的支持。

据说写书，最好请名人写序，借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我写第一本书就是这样做的，请的是人民日报前总编辑李庄写的。这本书，我原想请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给我写序，他欣然同意。但我看他太忙了，那有时间翻我这近20万字不成体裁的书，我也就没好意思再去找他了。

我还有一个想法，书写得好不好，靠名人名家撑门面是没有

用的，还是让群众评说吧！

这本书的最后一节，题目叫《最大的快慰》，是一些小老百姓写的文章。我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干脆用他们的文章代我的序。别小看小人物，小人物不小呀！用小人物写序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拉小旗作虎皮不是也很好嘛！

目 录

代序

一．解聘了	(1)
二．回老家	(13)
三．上太行	(27)
四．飞海南	(43)
五．去神木	(52)
六．下徐州	(66)
七．三峡恋	(77)
八．赴厦门	(83)
九．到嘉善	(99)
十．谈拉链	(106)
十一．喝喝茶	(116)
十二．聊聊天	(127)
十三．应约稿	(142)
十四．讲讲课	(165)
十五．评评报	(174)
十六．写杂谈	(180)
十七．在病中	(194)

十八．抓典型·····	(201)
十九．写社论·····	(217)
二十．带学生·····	(224)
二十一．小见大·····	(244)
二十二．学电脑·····	(254)
二十三．最大的快慰·····	(258)

解聘了

1995年5月中旬的一天，人民日报社经济部负责人找我谈话，不到10分钟就谈完了，大意是报社对老同志的返聘有了新的规定，我们经济部的定员已满，新来的年轻同志较多，办公室紧张。因此，从下半年开始，我们准备一刀切，一个老同志也不聘了。

不久，经济部通知我和同办公室的李茜同志立即腾办公室，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腾完了。

回到家里，我的心情很不平静。从1949年参加革命，我从事新闻工作整整45年了，45年啊！是漫长的，也是短暂的。在这不平凡的45年中，我先后在中南工人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当记者、编辑。

记得我刚到中南工人日报时，只有20岁，是个不懂事的青年，对新闻工作一窍不通。在党的培养下，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刻苦学习，不断地爬格子，一个格子一个格子的爬呀！爬呀！终于爬到了现在。如今，我的头发已经斑白，腰和肩都酸痛了，中指也因写稿磨出了厚茧。

在这风风雨雨的45年中，我曾单枪匹马，背着行李穿过大戈壁，日夜兼程采访；我也漂洋过海到过大西洋彼岸，在美利坚合众国作过访问。我写了大量的通讯、消息、特写、述评、评论……不下百万字。我已出版了三本书，《记者采访技巧与写作》（上下两册）和《新闻——就在你身边》。艰苦的磨炼，使我饱尝了爬格子的酸甜苦辣，也从中得到欢乐和喜悦。我深深爱上了这项事业，

而今，我被解聘了。

解聘，意味着我脱离了原来的工作岗位，不再每天上班了；

解聘，意味着失去了原有的工作条件，再干新闻工作难度大了；

解聘，意味着我一部分收入减少，生活要有所下降；

解聘，意味着旧的生活结束，新的生活开始。我面临着新的生活选择。

好心的同志劝我：刘燮阳你搞新闻工作搞了一辈子，东奔西跑，南征北战，也该好好休息了。

也有同志说：你身体不错，精神很好，各方面条件不错，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还可开辟新天地，干一点事业，也许还有新的成就哩！

怎么办？怎么办？

正在此时此刻，5月30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发表了我写的长篇通讯和短评。全文如下：

萍乡煤矿活了

人民日报记者 刘燮阳

要说企业难，难不过江西萍乡煤矿。

萍乡煤矿是个百年老矿，地质构造复杂，煤层赋存条件差，开采已97年，资源萎缩，产量下降，企业包袱沉重。全局35000多名职工，离退休人员高达12000多人，占1/3以上；伤、病、残职工占职工总数的10%左右。过重的负担压得企业喘不过气来，负债经营，年年亏损，最高时一年亏1.3亿元，煤炭部曾把这个矿列为全国煤炭重点困难户之一。

然而，当你今天走进这个矿区，无论是在井下还是井上，

到处看到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矿工精神振奋，生产蒸蒸日上。

产量：在资源萎缩的条件下，千方百计挖掘潜力，一直稳定在 280 万吨左右，月月超额完成生产计划。

工效：从多年徘徊不前的原煤每工 0.722 吨，上升到 0.911 吨，提高 26.17%。

效益：1993 年亏损从 1.03 亿元降到 6529 万元，1994 年又降到 4826 万元，今年头 3 个月又有大幅度下降，许多单位已出现了扭亏为盈的可喜局面。

人均收入：从 1992 年 2800 多元，提高到 5000 多元。

一个衰老煤矿能够做到起死回生，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在前年召开的全国扭亏增盈工作会上，作为典型经验向全国推荐。煤炭部部长王森浩曾到萍矿作过深入调查，高度评价该矿的经验时说：“从萍矿看到了煤炭工业的希望。”

观念大转变

在传统计划经济的模式下，我国的煤矿一直依赖国家输血过日子，煤矿只挖煤，不讲经济效益，出了煤，亏了国家补，亏多少，补多少，小亏小补，大亏大补，越亏越补，越补越亏，形成了亏损——补贴——再亏损——再补贴的恶性循环。

1992 年底，国家对国有重点煤矿提出 3 年内逐步减少亏损补贴，以后不再输血，与此同时，放开煤价，让企业走入市场。在煤矿面临重大历史变革之时，萍矿被确定为 1993 年首批减亏试点补贴单位。

减少亏损不再补贴，这对面临困境的萍矿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35000 多名职工眼看要断奶绝粮，12000 多离退休人员生活如何安排？萎缩的资源如何开采？……矿务局局长陈

庆禄为此焦虑万分，他带着数万名职工的恳求，跑到北京向中央有关部门请求继续“输血”。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听取了陈局长的汇报，对萍矿的困境十分同情，但同时告诉他们：现在各行各业都很困难，家家煤矿都几乎亏损，你们这么大的煤矿，一年要补亏上亿元，国家怎么背得起啊？国家负债累累，经济搞不上去，你们企业也活不了呀。现在，进入市场经济，你们不能再等、靠、要，要靠自己冲。

回答是坚定的，但也是真诚的。陈局长回到萍乡，把中央有关部门的精神向局领导班子作了详细的传达。领导班子一连讨论了好几天，围绕下列3个问题展开了讨论：萍矿还活不活？能不能活？怎么活？

讨论是严肃的，争论是激烈的。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一定要活下去，不靠神仙和皇帝，只有靠自己。

陈局长是个老煤矿出身，曾在井下工作多年，对煤矿的生产十分熟悉。在讨论中，他想起了这样一件事。

矿里有一个采煤班组，一共16人，真正在第一线采煤的只有两人，其余14人都是辅助工，而距离国有矿不到一华里的乡镇煤矿，同是16人，辅助工只有1人，15人都在第一线挖煤。前者2人“养”14人，后者15人“养”1人。论技术国有煤矿大大高于乡镇煤矿，论设备国有煤矿超过乡镇煤矿，为什么国有煤矿成本高于乡镇煤矿，赢与利的症结，就在这里。

这一鲜明的对比，使领导班子豁然开窍，传统的经济模式，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头重脚轻；传统的经济模式，用人多，效率低，成本高；传统的经济模式，大锅饭，铁饭碗，职工的积极性没有充分调动起来。

要活就得改革，改革先得从减人提效开始。

以往，减人是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由上而下，心中无

底，上面叫减多少，下面就减多少，这种减人的办法，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阵风过去，人员又增加了。这次减人，反其道而行之，先由下而上算账，各单位根据自己的生产能力和产品市场，并参考价格和效益，测算出年度销售额，并据此算成本，再根据成本的承受能力确定单位成本中的工资含量，从而确定能用多少人就安排多少人……多一个不用，少一个不行，采用这种办法，各单位为了降低成本增加收入，谁也不愿多用人。他们把这种办法叫做“倒算法”，逼上市场。

减人，谈何容易，它牵涉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它关系到整个矿务局的安定团结。这一刀开得好，起死回生；开得不好，后果严重，领导班子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稳步前进，先从白源矿开刀。

从白源矿开刀

白源矿是矿务局下属的一个中型煤矿，原设计能力为45万吨，拥有1700多名职工。从1991年投产以来，从未达到过设计能力，年产煤炭只有8万多吨，原煤工效每工0.54吨，年年亏损，一年亏损额高达1300万元，企业已步入倒闭的边缘。

按“倒算法”计算，这个矿每吨原煤市场价大约115元，除掉劳保、电力、材料等费用，工资含量为吨煤25元，全年生产原煤20万吨，提留工资500万元，按1992年全局人均收入5000元计，白源矿应用工只有1000人。

只用1000人，意味着700人要下岗，减掉1/3还多，减这么多人，刚开始，谁也不相信，人们抱着观望的态度。有的工人说：我生为萍矿人，死为萍矿鬼，谁敢减我。有的干部说：我吃了一辈子皇粮，哪里没有“官”做……针对以上情况，矿领导反复做好细致的思想工作。

一个秋风飒爽的日子，陈局长来到了白源矿，他向全矿职工来谈心里话，1700双眼睛盯着他，整个矿静悄悄的。在广播筒中，他既讲上岗的艰难又讲下岗的必要，既讲上岗人员的责任又讲下岗人员的出路……时间在不断的提问、回答、再提问、再回答中悄悄流逝。抱着“进了矿上门，就是矿上人”的观念准备与局长大大理论一番的职工们渐渐明白了：国家有难处、企业有难处，与其捆在一起，不如放开各自生。过去一个人的活3个人干，3个人的饭5人吃，越吃越穷，越穷越亏，谁也吃不饱，还不如先让一部分人真正干起来，其余的人另谋生路。

改革开始了，时间仅仅在陈庆禄局长进京求助的3个月之后。在白源矿，3张桌子一字摆开，根据“倒算法”推算出白源矿所需1000名职工就要在这3张桌子产生。前来应聘的职工十分踊跃，他们心里明白，今天的桌子摆的不是形式，而是平等竞争自愿上岗。一切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不到3个小时，所需1000名职工全部与矿上签订合同，因种种原因未能上岗的人员在领取60%工资的同时，进入局内劳务市场，由矿务局统筹安排。

应聘的职工重新上岗了，工作不再按旧机制运行，定岗定员，实行计件工资，效率与效益挂钩，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单位与单位之间，实行矿票制度，等价交换；领物领料，采取模拟式付款，自负盈亏；矿长拿出风险抵押金，全矿赚了，重奖；亏了，扣风险抵押金，就地免职。

这一新机制，给白源矿带来一片生机。过去工人下井，下午2点半下井，在井下工作不到3个小时，就上井了；如今，在井下，干到晚上12点还不愿上井，多出一吨煤，就多拿一份钱呀！

过去，工人在井下，看到上百元的金属支架扔掉了，没

人去拾；如今，丢了一根洋钉，一块废铁，都要拾起来。

过去，干部在机关一杯茶，一支烟；如今，深入井下，抓生产、抓落实，和工人心往一处想，科室人员由 95 人减至 39 人，机构由 25 个减至 9 个，砍掉近 2/3。

全矿的生产扶摇直上，由年产 8 万吨猛增到 20 多万吨，工效从每工 0.54 吨提高到 0.92 吨，去年，扭亏为盈，上交利润 60 万元，人均收入 6816 元，矿长得到重奖。

白源矿这一刀开得好，立即在全局高坑、巨源、安源等矿全面推广，刀刀都开得成功，个个起死回生。

把眼睛盯在市场

长期以来，煤炭工业从上到下，都是把眼睛盯在煤上，只挖煤，不经营其它。因此，有人把煤炭部称为“挖煤部”，矿务局称为“挖煤局”。煤越挖越少，成本越来越高，亏损越来越多，路子越走越窄。

从 1992 年开始，萍乡矿务局的领导，放开了视野，不但把眼睛盯着煤，还盯着市场。他们大搞多种经营，把分流出来的 12000 多人，推向市场。

——以党委副书记张金城为首，到阿尔及利亚，承包灌溉工程，一去就是 3 年。挖煤的人到国外去修地上工程，得心应手，工程进度快，质量好，多次受到外商的称赞，为国家赚取不少外汇。

他们以客车生产为龙头，生产高档豪华旅游客车、汽车空调和汽车附件。他们生产的“安源牌”大轿车，已有 200 多辆奔驰在上海滩上。1993 年产值近亿元，已跻身于全国同行业前 10 名之列。

——他们投资 2000 多万元，捷足先登，在海南岛、桂林两地建立了美丽的度假村，吸引了大批国内外游客。

——他们利用煤矸石在高坑、安源两个矿建成两座坑口电站，每年发电上亿度，利用煤矸石上千万吨，创利几百万元，分流人员 500 多人。

——他们大搞第三产业，将原来的招待所改造成集住宿、饮食、娱乐、购物一体的黑天鹅宾馆，一年增营业额 500 万元。

——他们还引进外资，在高坑建立以轻化、加工、出口为主的工业园。今年，已与香港沛怡实业有限公司合资建成了华怡鞋厂和华怡革品厂。

挖煤的人，从狭窄的道路上走出来了，分流出来的人员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他们新的舞台上，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施展才华，显示本领，屡建奇功，一些煤黑子成了经理、成了老板……全局的多种经营涉及机械制造，建筑建材、水泥厂、火药厂等产业。拥有几十个骨干企业，生产的产品 200 多种，总产值 7.5 亿元，其中多种经营达 4.4 亿，占 60% 以上。

萍乡矿挖煤人活了，衰老的萍乡矿活了！

关键是观念的大转变

读了萍乡煤矿搞活了的报道，令人十分鼓舞。事实说明，我们国有企业能够搞好，一定要搞活。在这个问题上，任何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都是不可取的。

讲困难，萍乡煤矿一大堆，但在困难面前，他们不等不靠不要，走自己的路。一条从传统经济模式摆脱出来，走向市场经济的路。

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使我们某些人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办事情，看问题，眼睛向上，一切都依赖国家。资金短